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虜眾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夫

虜款賞恤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三則

與虜角射

烽埃

報功之弊

西南夷

十四則

楊安地界

二則



兵兆

寨鎮

屬國 九則

差往海外 三則

占城 二則

日本 十一則

王長年

馬勇士

倭官倭島

東湧覘倭

籌倭

平倭 十一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虜衆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麤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之變山西掄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  
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  
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  
審出

###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  
緣路濬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  
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  
輒瀦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旣缺舍餘  
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卽償且以朽幣抵之瑤  
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題奏乃以馬  
價給之

###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  
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

漢書卷三十一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會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勅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旣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茵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旨那吉首克歸、欵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旣互市、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葢、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旣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隆汗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胡騎。

數萬環以聽大會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紬絹巾帨糾結紛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馘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  
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  
為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曾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  
中得西僧輒奉為活佛中國因而縻之儘得其力  
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  
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彊變為弱中國慈則變而險  
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  
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  
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用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薦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齎送番供等物時左

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爲之一贖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



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

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

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

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

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

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

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輒拔刀

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

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  
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  
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  
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  
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  
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  
妾醮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  
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  
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  
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  
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  
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  
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  
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曾盡輸其  
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  
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  
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  
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  
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 烽埃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  
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  
撲旣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  
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  
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爲  
別互而用之可也

###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  
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  
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  
一叅將會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衢童即謠于道求其故知  
為土地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

二曰浪穹詔

今浪穹縣三

四曰施浪詔

今鄧州

五曰摩

今施浪縣

六曰蒙雋詔

此詔

今麗江府

七曰蒙昌詔

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軟血立盟推  
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  
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誤用者至條  
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  
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具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獐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 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

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馮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 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闔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叅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澗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爲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焚香頂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効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  
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  
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  
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  
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  
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  
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  
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

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  
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  
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  
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  
成館生日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  
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僕斯宣諭隨命  
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為王巡按  
 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  
 禮使非其人必為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  
 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  
 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  
 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  
 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為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  
 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  
 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  
 西拜

川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  
 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  
 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  
 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諱之也

林闔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憭以聞後赦  
登庸爲都統使惟憭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  
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  
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  
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  
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

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  
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  
舛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  
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  
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  
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餽廩不與焉及到  
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  
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  
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討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  
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  
聚抵晤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  
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  
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  
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  
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  
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  
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

漢幢小品 卷三十一  
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舳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州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障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旣見疾入衛卒兩行懸結跌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賫勅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勅立其國人曰提婆苔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僞勅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鞫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出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苔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苔謝恩使至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淡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

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筭計關白遣清正  
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爲封貢之  
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人山東十萬人天津將如  
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  
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  
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  
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  
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  
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  
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細孫盧在海邊搔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心考察開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此風者

州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栝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甲用鐵搗與倭遇卽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搗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枯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上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戳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日賊棄營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羅材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兵未至白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縋出募通秦沙上敢死士三千縋入給兵仗夜半縋出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換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  
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首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旣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  
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喏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州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得其屍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刎去得賞蓋皆勇士所殺也爲塋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畋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呵奇支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攻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以所  
孫七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民住屋一編濶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多用湯日只二餐以苦蓼擣入米汁爲醋其地多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纊九月以後卽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于雪中不惜其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  
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  
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叅遣義民董伯起出  
海探倭五月十七日舵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  
李進葉貴傳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  
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  
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蓬檣俱卸但  
掠定海白艚船藏南磴隱處伯起卽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磴船張  
帆來施七日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旣討海人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遞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所謂點圍團操迎送朔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之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卯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

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間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感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牘震耀以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懋方  
爲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  
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  
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  
會有 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  
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  
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  
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  
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  
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  
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  
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  
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亾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蹙倭于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 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人因令克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舶主原徽州人因令養子毛烈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  
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  
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  
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  
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  
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  
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  
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

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畧山屯于山嶺

公奉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

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畱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灰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踣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日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

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旣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  
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  
專愎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  
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

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鶚撫福建公兼兩浙  
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艀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涔  
港住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  
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  
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  
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  
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申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驂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白端直意稍動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

臥內畱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嚙嚙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卽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綦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  
畱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  
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  
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  
于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  
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  
之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  
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  
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  
等以候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  
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  
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涪港諸酋復  
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  
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  
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  
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甌逼烏  
沙門或自峒嶠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  
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  
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塲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  
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  
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  
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  
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涇港奔沈家門  
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礮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  
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  
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  
舵後發舟爲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  
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筭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  
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  
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  
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  
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  
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  
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刑方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鬪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澗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以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二邊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潮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犁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辯守卒 上憐其功免勘

上  
A



